

別讓慰安婦事件變成仇日大拜拜

李文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外文系教授

先說，我很同情二戰期間慰安婦的遭遇。我也不同意「台灣論」中對歷史的扭曲，對日前許文龍的發言也有所質疑。但台灣社會為了更正少數人的歷史認知已付出了太大的社會成本：從近日的抗議行動看來，由有心人士扇起的民族主義火焰似乎稍得比近來幾場森林大火都還要嚴重，而眼看就要被燒毀的就是台灣社會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秩序與理性。

先從書談起。我雖然不太可能去買「台灣論」，但我會想去書店裡翻一翻，看他是如何曲解史實，親自做判斷。日前抗議團體強迫書店將此書下架，我認為是侵犯到了我「知」的權力，同時也戕害了理性社會客觀判斷的機能，感覺有如時光倒退，回到了威權時代「禁書」的作法。勸讀者拒買可以，但干預店家出售則是妨礙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所不為。

再談近日報章對青少年哈日所出現的種種批評。哈日是一種消費行為，和崇拜美國搖滾或黑人饒舌沒什麼兩樣。這是年少必經的心路歷程，也是台灣社會國際化的表徵。試觀全球發達國家的年輕族群，沒有一個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哈美或哈日的。哈日常被曲解為「迷失自我」或「沒有本土認同感」，但這似乎也低估了青少年的理智了。試想：今天如果我崇拜黑人雷鬼音樂，把頭髮捲成亂髮串，並穿出一身鮮豔的海灘裝，難道就意味著我「忘了我是誰」，認為自己是牙買加人而非台灣人嗎？

但重點是，喜好現代日本文化並不等於認同日本戰時的暴行。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新舊世代相差極大，而臺、日的年輕一代價值觀相近，相處格外融洽，如果硬是要強迫這一代背負上一代的恩怨，因歷史情結把和睦變成仇視，試問目的何在？誰又得到了好處？如果為了糾正少數人而種下了民族仇恨的火苗，癱瘓了社會的理性，那我們和印尼加里曼丹拿斧頭砍殺鄰族的暴民也只不過是一線之隔。只為了出一口氣，值得嗎？

中國時報 / 時論廣場

2001/2/28